



WANG ZUO XING  
CHANG PIAN YINGSHI WENXUE

# 苦情

王作兴 著

中国文学出版社

# 苦情

王作兴 著

---

中國文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情/王作兴著·—北京:中国文学出版社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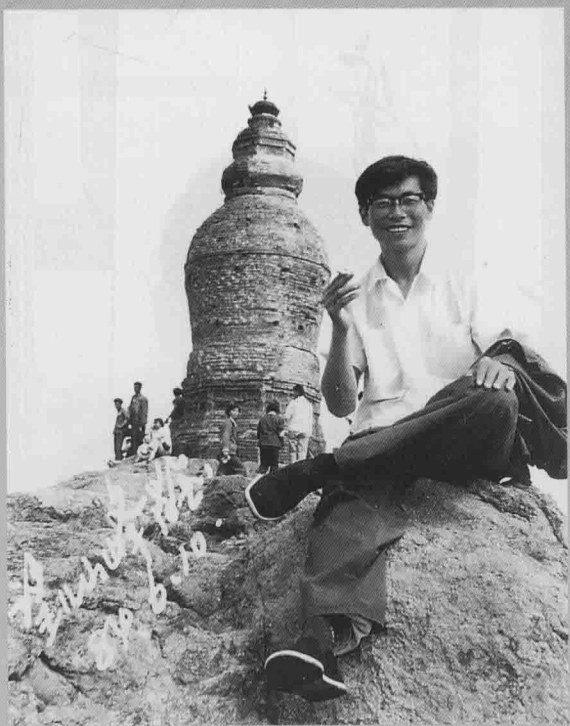
2002.4

ISBN7-5071-0541-5

I.苦… II.王… III.长篇影视文学—综合作品集 IV.1791.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6533 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苦情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王作兴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学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学出版社发行部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楼 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|
| 策 划  | 尚勇 常振家                   |
| 丛书设计 | 文化之旅文丛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辽宁营口日报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9 印张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0001—1000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|
| 书 号  | ISBN7-5071-0541-5/I·1049 |
| 本书定价 | 20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|



作者从部队复员后，首次登上望儿山顶峰，与伫立山顶盼儿归的“母亲”合影。



作者在酝酿《苦情》续篇《昨夜》

## 自序

# 苦中情 人间第一情

人生，就是一出戏。

而我的经历，恰是一部电视连续剧，演完上集，总还有下集连着。因此，我把准备写自传小说的《赤山情》，改写成了文学剧本。

小时候，我很苦。不到两岁，母亲就改嫁了。从而，我落到了后娘手里。不知为什么，那时候我就不招人喜欢。生父把我送到生母那边，生母又把我送回生父这边。三番五次，我就像排球一样，被生身父母推来推去，最终把我推给了别人。养父母对我挺好，他们没有儿女，对我就像亲生的一样，使我有了儿时的欢乐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十二岁时，养父病故了，养母领我过了几年，也改嫁了。从此，我就成了有三个母亲的孤儿。

孤儿，是人间最不幸的。孤儿的生活，是人群中最艰难的。我就是在这不幸之中过着艰难生活的。好在我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得到了党的关怀、社会的温暖、人间的

友爱,使我能坚持念书,从学校参了军。因此,我对党对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。这种感情只有在苦难中才能真正体会到,而体会最深的还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一片情。“苦情”由此而来,苦中有情,苦中见真情,可谓人间第一情。所以,我将书名《赤山情》改为《苦情》。

当然,“苦情”还有另一种含义——无情。可以说,父母对我太苦情了。由于他们的自私和不负责任,给我带来了莫大的痛苦,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创伤,也逐渐养成了孤僻古怪的性格。那时候,只要别人对我有一点好处,哪怕是帮我一斤粮食一块钱,我都铭记不忘;只要别人对我有一点坏处,哪怕是踢我一脚或者辱骂一句,我总是耿耿于怀。有情和无情,感恩和报怨,萌生了我创作的愿望,总想把它真实地写出来,以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和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时隔三十年,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。

写自己的过去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本来我已经告别了当年的痛苦,在写作中却又陷入了当年的痛苦之中。回顾当年的痛苦,比当年的痛苦更痛苦。当年的痛苦是我在承受煎熬,现在的痛苦是我在忍受折磨。书稿写成后,我仿佛苍老了许多。

《苦情》一书,讲述的是“一个妈三个孩子和一个孩子三个妈”的故事。通过主人公的人生际遇,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,孤儿不孤的生活现实;通过主人公与三个少女的恩恩怨怨,道出了人间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真谛;通过主人公和三个母亲的悲欢离合,突出了“党是母亲恩情深,祖国处处有亲人”的主题。

同时,也拉开了我人生的序幕。

作者

1

随着悠扬的乐曲，赤山的全貌徐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：  
五峰并列，象似一只张开的巨手，高高地举在辽南大地上；  
几片白云飘游在山间；  
一只孤鹰在山顶盘旋；  
清澈的碧流河，如同一条白练，环山而绕；  
山坡上羊群浮动，河岸边小村庄炊烟袅袅……  
这是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卷。

此刻，画面由动变为静。这幅“画”正悬挂在一家豪华的客厅的正面墙上。一个中年男子站在画前，深沉的眼睛注视着画面，刚毅的脸上，流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。

老板桌上的电话突然响起，他转过身不是去接电话，而是抓起桌上的毛笔，重重蘸着墨水，在画卷的左上角，挥写三个刚劲的

大字：赤山情。

他放下毛笔，端详着画面，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。

轻轻的敲门声，他没有反应，真的看画入了迷？

门被推开，一个美丽的少女走了进来，冲着中年男子尊敬地说道：“叔，您的电话。”声音很甜。

中年男子转过身，漫不经心地：“谁来的？”

“我爸。”少女笑道。她一笑两酒窝，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显得更加美。

“你爸？”中年男子猛然转过神来，顺手抓起话筒：“喂，是我。方明兄你好。又想小雨了吧？……干妈的身体好吗？……那我就放心了。……什么？”他脸色突变：“我妈病危？……好，我马上就回去。”他放下话筒，对着少女低沉地说道：“小雨，快去备车，我们走。”

## 2

客厅外面是间综合办公室。小雨出来把摆在桌上的话筒扣在话机上。一个中年妇女低头在桌子旁正写什么，见中年男子从客厅里出来，轻声道：“少楚，什么事？”

少楚低声道：“玉萍，我妈可能不行了，我得回去看看。”

玉萍惊问道：“你养母？”

少楚点点头，“方明兄电话里说，养母想见我最后一面。”

玉萍温顺地：“少楚，我和你一起回去吧。”

少楚为难地：“那公司怎么办？”

玉萍看一眼电脑前的少女，“让小柔给管两天。”

少楚不放心地：“一个毛丫头能行吗？”

玉萍笑道：“你太不了解你女儿了，她既有主意又能张罗，准行。”

这时，小柔停止电脑字盘上的按键，笑着走过来，耍娇地说道：“老爸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少楚看她一眼，“好吧，有事给我打手机。”说着走了出去。

玉萍打开办公桌，从里边抓起一叠钱，装进手提包里。

小柔走到她跟前，笑着问道：“我说妈，我老爸究竟有几个妈？头些日子死了一个，怎么又出来一个？”

玉萍笑道：“你爸别的不趁，就是妈多，有四五个吧。”

小柔吐了下舌头：“这么多呀！”

### 3

一辆黑色轿车，穿过繁华的市区；

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；

在弯曲的山路上奔跑；

车内，少楚和玉萍坐在后排座上，各想着心事。

透过车前窗，秀丽的赤山隐约出现。赤山，座落在辽东半岛的南部，是辽南的第二高峰。

小雨娴熟地转动着方向盘，戴着一副雪白手套，显得干净利落。她透过头顶右上角的反光镜，看一眼后座上的少楚和玉萍，笑着说道：“叔，快到赤山了。”

少楚望一眼远处的赤山，叹口气道：“人老了，赤山也好像跟着老了。”

小雨不解地：“山怎么会老？”

玉萍深有感触地：“天若有情天亦老，赤山有情，怎会不老？”

小雨摇摇头：“我还是不懂。”

玉萍注视着起伏的赤山，感叹地说道：“如果你有你叔那段痛苦的经历，你就会懂的。”

### 4

车绕过赤山，在一个山沟里的农家小院门前停下。车门打开，三人先后下了车。

几个人从屋里迎了出来，走在前面的男子笑道：“没想到你们来的这么快。”

玉萍赶紧上前：“方明哥，几年不见，你还这么年轻。”

少楚握着一个老年妇人的手，深情地：“干妈，您身体好吗？”

玉萍也上前握住老人的手，温顺地：“干妈，您好。”

老人笑道：“好，好。你们俩口子怎么不把孩子领来，我都想她了。”

“爸。”小雨跟方明打了声招呼，就偎依在老人的怀里，娇声道：“奶奶您真偏心眼儿，想小妹也不想我。”

“想，想，都想。”老人抚摸着小雨的头发说道。

小雨歪着头：“我妈呢？”

老人笑道：“你妈在学校，学生还没放学呢。”

夏方明小声对少楚道：“快进屋看看你妈吧，她不咽这口气，想必是在等你。”

少楚茫然地向屋里走去。

玉萍和小雨扶着老年妇女，跟在后面。

## 5

屋里地上搪着一块门板，一个面部发黄的老年妇女被停放在上面。周围站了不少人。

少楚走上前去，哈下腰小声说道：“妈，我来看看您来了。”

老人艰难地喘着气，两眼直勾勾地望着他，痛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。

少楚握住她的手，悲切地：“妈，您有什么话要对儿子说吗？”

老人嘴角抽动了两下，突然头一歪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紧闭的双眼，流出两滴眼泪。

少楚松开养母的手，用一块白布盖在了她的头上。

屋内一片哭泣声……

## 6

深夜，少楚穿着一身白孝衫，跪在养母的灵柩前，不停地往灰盆里烧纸钱。火光映在他的脸上，眼泪不停地流淌着。

蓦地，他放下手里的纸钱，呆呆地望着养母的灵柩，一幕幕辛酸的往事出现在眼前……

## 7

也是初冬的晚上，门外飘着雪花，一个半大的男孩穿着一身孝衫，跪在灵柩前，不停地往灰盒里烧纸钱，边哭边说道：“爹，你就是这样走了，我和妈妈怎么办？”

屋里炕上，一个少妇掩面痛哭道：“孩子他爹，你撇下我们娘俩，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！”

身边几个好心人不停地劝慰着。

这时，一个美丽的少妇走到小男孩跟前，温和地说道：“少楚，别哭了，进屋劝劝你妈吧，她要是有个好歹，你靠谁养活？”见少楚跪着不动，就把他从地上拉起来，“听田婶的话。”

少楚进屋见妈妈哭的肝肠欲断，就跪在妈妈面前，哭着道：“妈，别哭了，您要是哭坏了身子，我怎么活呀？”

少楚妈见儿子跪在地上，就停住了哭声，下地把他拉起来，搂在怀里，又抱头痛哭。

## 8

初夏，赤山开满了映山红花。本来翠青的赤山，好象穿了一件花衣裳，与清澈的碧流河水相辉映，显得更加秀丽。

然而与这美丽的景色极不相衬的是，一个小男孩，肩上搭着鞭子，跟在牛群后面，边走边采折盛开的映山红花的花枝。一身破旧的衣服挂满了补丁，一双旧布鞋露出两个大脚趾头，蓬乱的头

发象个鸡窝,唯一可取的就是那双闪亮的大眼睛,炯炯有神。

他,就是刚丧父不久的王少楚。

他漫不经心地走着,眼前出现了一座新坟。他停住了脚步,把怀里的花枝放到了坟头上,然后跪在坟前,默默不语。

几头肥大的黄牛,围他而卧,眼睛死死地盯着他,嘴里不停地倒嚼着……

此刻,一只柔软的小手,把跪在坟前的他搀扶起来。出现在人们面前的,已不再是那个小男孩,而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大男孩。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。

他惊喜地:“江玉萍,你怎么会到这儿来?今天怎没去上学?”

江玉萍笑盈盈地望着他,“我看你是放牛放傻了,今天是礼拜天都不知道。”

少楚不好意思地:“我都过糊涂了。”

江玉萍微笑道:“下半年就要升六年了,上级有新规定,六年和七年变为中学,由小学戴帽,不用到公社中学去念。老师让我来问问你,想不想接着念,想念就把名给你报上去。”

少楚沉默一会儿,凄然道:“从内心说,我每时每刻都是想念书。可是,我断断续续放了三年牛,也没正经八经上几天课,到中学我能跟上趟吗?”

江玉萍安慰道:“这些年赶上文化大革命,学校也没正经上课,我们在学校也没学到什么东西。现在开始复课闹革命了,学校才逐渐走上正轨。凭你的聪明劲儿,只要用功一定能跟上。这是个好机会,我看你还是去念吧。”

少楚暗然道:“我们家这个条件,我去念书就没人挣工分了,不知我妈会不会同意。”

江玉萍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,深情地望着他,“难道你就甘心放一辈子牛,不求上进了吗?”

少楚低头不语。

江玉萍见他这副样子，叹了口气道：“你看着办吧，我知道你很难，可惜我帮不了你什么忙。”说完，默然地走了。

少楚望着她苗条的背影，久久地站在那里。

## 9

日头快下山了。少楚望一眼西下的日头，对天一声长叹，然后挥动着鞭子，吆喝着，无精打彩地跟着牛群下山了。

他把牛群赶到队部的圈子里，把门扣好，就向山坡上的一个农家院走去。这个小院五间正房，各有三间东西厢房。他家住五间正房，东厢房住的是大伯父一家，西厢房住的是三叔一家。房屋很破旧，据说有一百多年，还是他太爷那时候建造的。

少楚走进外屋地，先打开锅盖，见里面空着，皱了一下眉头，冲屋里喊一句：“妈，您还没做饭，我饿了。”

这时，屋里传出嘻闹声……

少楚推开屋门愣住了：妈妈坐在炕中间，周围横七竖八躺着四五个男人。有的嘴里道出挑逗性语言，不堪入耳；有的手脚不老实，摸摸索索。好象妈妈是他们的玩物。

“滚！”少楚愤怒地喊道。

几个男子被这吼声吓得很是惊恐，象小偷似的，一个个从他身后溜走了。最使他气愤的是，这几个男人中有一个是他的本家大伯，也就是江玉萍的继父王怀礼。

少楚妈坐在那里没动，呆呆地望着他。他扑到妈妈的怀里，抬头望着妈妈，轻声道：“妈，他们欺负你了？”

少楚妈摇摇头，眼里流出了热泪，落在了他的脸上。他猛地站起来，咬着牙道：“妈，他们要是欺负你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他们算帐！”

少楚妈又摇摇头。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，四十来岁，高挑

个儿，长的十分俊俏。只是那双睁得大大的眼睛里，再找不到丝毫快乐的风采。那深深流露的只有迷茫和无限的忧伤，无限的哀愁，无限的沉郁……她默默地看着少楚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小声道：“少楚，你饿了吧？妈给你做饭去。”

少楚妈下地提起了米袋子，叹了口气道：“就这点米了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！”

少楚望着妈妈，无奈地低下了头。

## 10

灯光下，少楚妈手握针线，缝补少楚的布鞋。少楚坐在那想着心事。

少楚妈用牙咬断线，放下手里的鞋说道：“赶明个儿，妈卖几个鸡蛋，扯二尺布，再给你做一双新的，眼下先将就穿吧。”

少楚点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

少楚妈见他不言语，小声问道：“少楚，你有什么心事？”

少楚看了妈妈一眼，嗫嚅道：“妈，我想去念书。”

“不是妈不让你上学念书，而是我们家这个状况，靠什么念书。”少楚妈无奈地说道。

少楚哽咽道：“今天老师让江玉萍来找过我，说学校开始复课了。妈，你就让我去吧，好吗？”

少楚妈瞪了他一眼：“念书能顶饭吃吗？你看你媳妇秀芬，没念到二年就上队里干活了，现在挣满工分，不是挺好吗？赶明个儿我跟她爹妈说说，早点把她娶过门来，也多个劳动力，妈也就不用操这么多心了。”

“我不！”少楚拒绝道。

“你不，还不知道人家干不干呢！如果不是你爹活着给你订的这门亲事，你现在靠什么说媳妇，还不得打光棍啊！”少楚妈庆幸地说道。

少楚木然地望着妈妈……

11

山坡上有块高大巨石，上面平坦如同一铺炕。少楚仰卧在上面，望着朵朵飘游的白云出神，不觉得眼泪流了下来……

蓦地，一旁的山地里传出一个女人咒骂声：“该死的，是谁放的牛，把我辛辛苦苦种点地都吃光了。”

少楚如梦惊醒，赶紧跳下巨石，向女人喊的方向跑去。他边从地里往外打牛，边歉意地说道：“田婶，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正在发作的田婶见是少楚，火气全消了，“啊，是少楚，你——”她心细地看到少楚脸上挂着泪痕，连忙问道：“你怎么哭了？是谁欺负你了吗？”

少楚望着田婶，摇摇头，眼睛又湿润了。

田婶着急地：“究竟怎么了？你说呀！”

少楚嗫嚅道：“我要去念书，我妈不让。”

田婶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，养母再怎么好，也不如亲妈呀！要是你亲妈领你过，就是要饭吃，也能供你念书。”

少楚睁大了眼睛，“田婶你说什么？我妈不是我的亲妈？”

田婶不觉一愣，觉得说漏了嘴，停顿一会，索性说道：“干脆实话对你说吧，你现在的妈不是你的亲妈，死去的爹也不是你的亲爹。”

少楚追问道：“那我亲妈和我亲爹是谁？”

田婶望着他，“你真的一点不知道？”

少楚摇摇头。

“傻孩子，大家以前瞒着你，是因为你爹妈拿你象亲儿子一样，从小两岁把你拉扯大，一把屎，一把尿，不容易。不想给你们劈生。要不是听说你妈不让你念书，田婶嘴再怎么快，也不会说破的。”

少楚木然道：“田婶，能告诉我亲爹妈是谁吗？”

田婶抚摸着少楚的头说道：“你坐下来，听我慢慢给你细说。”

少楚坐了下来，田婶也坐在他身旁，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，叹口气道：“那是二十年前……”

## 12

镜头 1：

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，空中悬挂着几盏油灯。灯下的座位上，一个少妇怀里抱着一个睡觉的小女孩，在专心地听老师讲课。突然，小女孩醒了，放声哭了起来，老师和屋内的人都向这位少妇看去。少妇不好意思地站起来，抱着小女孩走出教室，站在窗外，一边哄孩子，一边从门缝看着黑板……

田婶画外音：

“解放初期，我和谷丹凤，也就是你亲妈一起参加夜校学习。你妈很要强，对象在城里上班，家里没人看孩子，就抱着你两岁的姐姐，坚持上夜校。由于你妈性格太刚，处处要强，公婆和妯娌看不惯，关系处的不好，他们就怂恿她丈夫和她离了婚。”

镜头 2：

谷丹凤两手被绑着吊在梁上，一个壮青年气呼呼地一边用鞭子抽打她，一边吼道：“你服不服？”

谷丹凤怒道：“你打死我也不服你！”

又一阵皮鞭声，惊哭了炕上睡觉小男孩……

田婶的画外音：

“你妈离婚不长时间，就与你三叔王怀良也是你的亲爹结了婚。由于他们性情不相投，你爹性格粗暴，你妈性格刚烈，经常吵嘴打架。在你不到两岁时，他们就办了离婚手续。”